

杜苑叢談

唐 馮翊著 武林金維垣問

張綽有道術

咸通初有進士張綽者下第後多遊江淮間頗有道術常養氣絕粒嗜酒耽碁又以爐火藥術爲事一日覩天大晒命筆題云爭柰金烏何頭上飛不住紅爐謾燒藥。玉顏安可駐今年花發枝明年葉落樹不如且飲酒莫管流年逝人以此異之不喜裝飾多歷旗亭而好酒杯也。或人召飲若遂合意則索帟剪蛺蝶

三二十枚以氣吹之成列而飛如此累刻以指收之
俄皆在手見者求之卽以他事爲阻常遊鹽城多爲
酒困非類輩欲乘酒試之相競較力留繫是邑中醒
乃述課得陳情二首以上秋令乃立釋之詩所紀惟
一篇云門風常有蕙蘭馨鼎族家傳霸國名容貌靜
懸秋月彩文章高振海濤聲訟堂無事調琴軫郡閣
何妨醉玉觥今日東漸音尖橋下水一條從此鎮長清
自後狄宰多張之才次求其道日久延接欲傳其術
張以明府勲貴家流年少而宰劇邑多聲色狗馬之

求未暇志味玄奧因贈詩以開其意云何用梯媒向
外求長生只在內中修莫言大道人難得自是行心
不到至他日將欲離去乃書琴堂而別後人多云江
南上昇初去日乘醉因求搗網剪紙鶴二隻以水喫
之俄而翔翥乃曰汝先去吾卽後來時狄公亦醉不
暇拘留遂得去其所題云張綽張綽自不會天下經
書在腹內身却騰騰處世間心卽逍遙出天外至今
江淮好事者記綽時事詩極多

太尉朱囒辯獄

太尉朱崐出鎮浙右有甘露知主事者訴交代得常住什物被前主事隱用却常住金若干兩引證前輩皆有遞相交割文字分明衆詞皆指以新得替者隱用之且初上之時交領既分明及交割之日不見其金鞠成具獄伏罪昭昭然未窮破用之所由或以僧人不拘細行而費之以是無理可伸甘之死地一旦引慮之際公疑其未盡徵以意揣之髡人乃具寔以聞曰居寺者樂於知事前後主之者積年已來空交分兩文書其寔無金鄣衆以某孤立不維輩流欲乘此擠排之因流涕不勝其寃公乃憫而恻之曰此固非難也俛仰之間曰吾得之矣乃立從召髡子數乘命關連僧入對事咸遣簾子畢令門相對命取黃泥各令模前後交付下次金樣以憑證據僧既不_○知形段竟模不成公怒令刻前輩皆一一伏罪其所排者遂獲清雪

崔張自稱俠

進士崔涯張祐下第後多遊江淮常嗜酒每謔時輩或乘飲輿卽自稱俠二子好尙旣同相與甚洽崔因

醉作俠士詩云太行嶺上三尺雪崔涯袖中三尺鐵
一朝若遇有心人出門便與妻兒別由是徃徃播在
人口崔張真俠士也以此人多設酒饌待之得以互
相推許一旦張以詩上牢盆使出其子授漕渠小職
得堰俗號冬瓜張二子一椿兒一桂子有詩曰椿兒
遶樹春園裏桂子尋花夜月中人或戲之曰賢郎不
宜作等職張曰冬瓜合出祐子戲者相與大哂後歲
餘薄有資力一夕有非常人裝飾甚武腰劍手囊貯
一物流血於外入門謂曰此非張俠士居也曰然張

揖客甚謹既坐客曰有一讐人十年莫得今夜獲之
喜不可已指其囊曰此其首也問張曰有酒否張命
酒飲之客曰此去三數里有一義士余欲報之則平
生恩讐畢矣聞公氣義可假余十萬緡立欲酬之是
余願矣此後赴湯蹈火爲狗爲雞無所憚張且不吝
深喜其說乃扶囊燭下籌其縑素中品之物量而與
之客曰快哉無所恨也乃留囊首而去期以却回及
期不至五鼓絕聲東曦既駕杳無蹤跡張慮以囊首
彰露且非已爲客旣不來計將安出遣家人將欲埋

之開囊出之乃豕首矣因方悟之而歎曰虛其名無其實而見欺之若是可不戒歟豪俠之氣自此而喪矣

班支使解大明寺語

太保令狐相出鎮淮海日支使班蒙與從事俱遊大明寺之西廊忽都前壁題云一人堂堂二曜重光泉深尺一點去冰旁二人相連不欠一邊三梁四柱烈火燃添却雙勾兩日全諸賓至而顧之皆莫能辨獨班支使曰一人非大字乎二曜者日月非明字乎

一者寸土非寺字乎點去冰旁水字也二人相連天字也不欠一邊下字也三梁四柱烈火燃無字也添却雙勾兩日全此字也以此觀之得非大明寺水天下無比八字乎衆皆恍然曰黃絹之奇智亦何異哉降歎彌日詢之老僧曰頃年有客獨遊題之而去不言姓氏

賞心亭

咸通中丞相姑臧公拜端揆日自大梁移鎮淮海政績日聞未期周榮加水土移風易俗甚洽羣情自彭

門亂常之後藩鎮瘡痍未平公按轡躬已而治之補綴頽毀整葺壞綱功無虛日以共郡無勝遊之地且風亭月榭旣已荒涼花圃釣臺未愜深旨一朝命於戲馬亭西連玉鈎斜道開闢池沼構葺亭臺揮斤旣畢萃其所芳春九旬都人士女得以遊觀一旦聞浙右小校薛陽陶監押度支運米入城公喜其姓同曩日朱岷左右者遂令詢之果是其人矣公愈喜似獲古物乃命衙庭小將代押留止別館一日公召陶同遊問及往日蘆管之事陶因獻朱岷陸鬯元白所撰

歌一曲公亦喜之卽于茲亭奏之其管絕微每於一觴栗管中常容三管也聲如天際自然而來情思寬闊公大佳賞之亦贈其詩不記終篇其發端云虛心織質鴈銜餘鳳吹龍吟定不如於是賜賚甚豐出其二子皆授牢盆倅職初公構池亭畢未有名因名賞心諸從事以公近諱蓋賞字有尙也公曰宣父言微不言在言在不稱微且非內官宮妾何避其疑哉遂不改作其亭自秦畢陷逆乃爲芻豢之地歎乎公孫弘之東閣劉屈氂後爲馬廐亦何異哉

方竹拄杖

太尉朱嵯公兩出鎮于浙右前任罷日遊甘露寺因訪別于老僧院公曰弟子奉詔西行祇別和尚老僧者熟于祇接至于談話多空教所長不甚對以他事由是公憐而敬之煮茗既終將欲辭去公曰昔有客遺筇竹杖一條聊與師贈別亟令取之須臾而至其杖雖竹而方所持向上節眼鬚牙四面對出天生可愛且朱嵯所寶之物卽可知也別後不數歲再領朱方居三日復因到院問前時拄杖何在曰至今寶之

公請出觀之則老僧規圓而漆之矣公嗟歎再彌日自此不復目其僧矣太尉多蓄古遠之物云是大宛國人所遺竹唯此一莖而方者也昔者友人嘗語愚云往歲江行風阻未得前去沿岬野步望出嶺而去忽見蘭若甚多僧院觀客來皆扃門不內獨有一院大敞其戶見一僧翹足而眠以手書空顧客殊不介意友生竊自思書空有換鵝之能翹足類坦牀之事此必奇僧也直入造之僧雖強起全不樂客不得已而問曰先達有詩云書空躡足睡路險仄身行和尚

杜可均傳
其庶幾乎僧曰貧道不知何許事適者書房門拔匙
擦客不辭而出嗚呼彌天四海之談澄汰簸揚之對
故附于此

杜可均却鼠

禧宗末廣陵有窮丐人杜可均者年四十餘人見其
好飲絕粒每日常入酒肆巡坐求飲亦不見其醉蓋
自量其得所人有憐之者命與之飲三兩杯便止有
姓樂者列酒旗於城街之西常許以陰雨往諸旗亭
不及卽令來此與飲可均有所求亦不造矣或無所

獲必乃過之樂亦無阻一旦遇大雪詣樂而求飲觀
主事者自云旣已齧損卽須據物陪來樂不喜其說
可均乃問曰何故曰有人將衣物換酒收藏不謹致
鼠齧壞杜曰此間屋院幾何曰若干杜曰某弱年曾
記得一符甚能却鼠卽不知可有驗否請書以試之
術或有驗則盡此室永無鼠矣就將符依法命焚之
自此鼠蹤遂絕不知何故杜屬府城傾陷之後秦畢
重圍之際容貌不改皆爲絕粒耳

李將軍爲左道所悞

護軍李將軍全臯罷淮海日寓于開元寺以朝廷艱
梗未獲西歸一旦有一小校紹介一道人云能爐火
之事護軍乃延而客之自此常與之善一日話及黃
白事道人曰唯某頗能得之可求一鼎容五六萬已
來者得金二十餘兩爲每日給水銀藥物火候足而
換之莫窮歲月終而復始李喜其說顧囊有金帶可
及其數以付道人諸藥既備用火之後日日親自看
驗居數日覺有微倦乃令家人親愛者守之數日既
滿齋沐而後開金色燦然的不虛矣李拜而信之三
日之內添換有一口道人來築爐一切如舊疑悞
之俄經再宿初且訝其不至不得已啟爐而視之不
見其金矣事及導引小校代填其金道人杳無蹤跡

沙彌辯詩意

乾符未有客寓止廣陵開元寺因友會語惠云頃年
在京權寄青龍寺日見有客嘗訪寺僧屢賓署屬主
者忽遽不暇留連翌日復至又遇要地朝客不得展
敬別時又來亦阻他事客怒色取筆題門而去詞曰
龕龍東去海時日隱西斜敬文今不在碎石入流沙

僧衆皆不能詳獨有沙彌能解之衆問其由則曰龕龍去矣乃合字也時日隱西寺字也散文不在荷字也碎石入沙卒字也此不遜之言唇我曹矣僧人大悟追前人杳無蹤由客云沙彌乃懿皇朝文皓供奉

客飲甘露亭

有甘露寺僧語愚云吳王收復浙右之歲明年夏中夜月瑩無雲望江澄澈如晝諸徒侶悉已禪寂竟無人蹤禽犬皆息矣獨某默默持課時亦惜其皎月沉房廊臨江怡幽靜俄有數人自西軒而來領僕厮輩

携酒壺直抵望江亭而止皆話今宵明月江水清澄得與諸人邂逅相遇且不辜茲景矣僧窺之而思曰中夜禁行客自何來必是幽靈異人乎乃於窻際俯伏而伺之既至坐定命酒羅列果食器皿隨時所有東向一人南朝之衣清揚甚美西坐一人北虜之服魁梧疊疊北行一人逢掖之衣指東向者設禮而坐南行一人朱衣霜簡清瘦多髯飛杯之頃東向者語西坐曰項羽重瞳猶有烏江之敗湘東一日寧爲四海所歸果致如是乎虜服乃笑而言曰往者賢金昆

不豎籬棘見未萌吾子豈有向來之患乎由是二客各低頭不樂南向朱衣曰時世命也知復何爲且某又忽致此二三君子以爲何如東向者曰朝代雖殊古今一致俾公縱無滿宮多少承恩者似有容華妾也亦恐不脫此難北向逢掖衣曰此猶可也大忌者滿身珠翠將何用唯與豪客拂象牀大患此也朱衣歛歛低頭而已東向曰今日得恣縱江南之遊皆乏風流矣僕記云邑人種得西施花千古春風開不盡可謂越古超今矣酒至西行虜服曰各徵曩日臨危

一言以代絲竹自吟自送可乎衆曰可虜服乃執杯而吟曰趙壹能爲賊鄒陽解獻書可惜西江水不救轍中魚次至逢掖舉杯而歌曰偉哉橫海鱗壯矣垂天翼一旦失風水翻爲螻蟻食巡至東向曰功遂侔昔人保退無智力旣涉太行險茲路信難陟以至朱衣乃朗吟曰握裏龍蛇紙上鸞逡巡千幅不將難顧雲已往羅隱耄更有何人逞筆端吟罷東樓晨鐘遽鳴僧戶軋然而啟歛爾而散竟無蹤矣僧之聰慧不羣多有遺之者愚故得而錄其畧焉

崔英

崔英年九歲在秦王符堅宮內讀書堅殿上方臥諸生皆趨英獨緩步恠而問之英曰陛下如慈父非桀紂君何用畏乎又問卿讀何書曰孝經堅曰有何義曰在上不驕堅爲之起更問有何義曰自天子至于庶人章上愛下下敬上堅曰卿好待十七必用卿爲大夫英曰日月可重見陛下至尊不可再覩洪恩士或可用則用何在後期堅曰須待十七必召卿也及期拜諫議大夫

高澈

高澈爲滄牧善捕賊有人失黑牛背上有白毛韋道建曰高澈捉賊無不獲矣得此可爲神澈乃詐爲州縣市牛皮不限多少倍酬其直使主認之因獲是賊

高延宗

高延宗北齊文帝之弟縱恣過度爲齊牧乃於樓上濡而使人向上張口承之又以猪肉和糞以飼左右

崔弘度

崔弘度隋文時爲太僕卿嘗戒左右曰無得誰我後

因食鰲問侍者曰美乎曰美弘度曰汝不食安知其美皆杖焉長安爲之語曰寧飲三斗醋不見崔弘度寧茹三斗艾不逢屈突蓋蓋同時虐吏也

王梵志

王梵志衛州黎陽人也黎陽城東十五里有王德祖者當隋之時家有林檎樹生瘰大如斗經三年其瘰朽爛德祖見之乃撤其皮遂見一孩兒抱胎而出因收養之至七歲能語問曰誰人育我及問姓名德祖具以實告因林木而生曰梵天後改曰志我家長育

可姓王也作詩諷人甚有義旨蓋菩薩示化也

法慶

釋法慶煬帝時在長安先天寺造丈六夾柱像未成暴亡時寶昌寺僧大智亦卒三日而還良久云見宮殿若王者見法慶在一像前語曰法慶造像未畢何乃令我死檢簿者曰命祿俱盡像曰須成我矣可給荷葉以終其事言訖大智再生衆異之往問法慶亦話說其驗迹竟不能食每旦食荷葉一枚齋時三枚如此五年功就而卒

崔膺

崔膺博陵人也性狂少長於外家不齒及長能文首出衆子作道旁孤兒歌以諷外氏其文典而美常在張建封書院憐其才引爲上客善爲畫時因酒興偶畫得一疋馬爲諸小兒竊去一旦將行營大叫稱膺失馬張公令捕之廂將問毛色應云膺馬昨夜猶在羶下監軍怒請食之建封與監軍先有約彼此不相違建封曰却乞取崔膺軍中遂捨之

任迪

任迪簡爲天德軍判官飲酒吏誤以醋供迪簡以李景略令酷發之必死乃強飲之吐血而歸軍中人聞皆泣感後景畧卒軍請爲主自衛佐拜中憲爲軍使後鎮亦定

采娘

鄭代肅宗時爲潤州刺史兄侃嫂張氏女年十六名采娘淑貞其儀七夕夜陳香筵祈於織女是夕夢雲輿雨蓋蔽空駐車命采娘曰吾織女祈何福曰願巧耳乃遺一金針長寸餘綴於紙上置裙帶中令三

日勿語汝當奇巧不爾化成男子經二日以告其母母異而視之則空紙矣其針迹猶在張數女皆卒至娘母病而不言張氏有恨言曰男女五人皆卒復懷何爲將復服藥以損之藥至將服采娘昏奄之內忽稱殺人母驚而問之曰某之若終當爲男子母之所懷是也聞藥至情急是以呼之母異之乃不服藥采娘尋卒既葬母悲念乃收常所戲之物而匿之未逾月遂生一男子有動所匿之物兒卽啼哭張氏哭女孩兒卽啼哭罷卽愈及能言常戲弄之物乃采娘後身也因名曰叔子後及位至柱史

唐衢

周鄭客唐衢有文學老而無成善哭每一聲音調哀切聞者泣下常遊太原遇享軍酒酣乃哭滿座不樂主人爲之罷宴矣

靈徹

越僧靈徹得蓮花漏於廬山傳江西廉使丹以惠遠山中不知刻漏乃得銅葉制器狀如蓮花置盆水上底孔漏水半之則沉母晝夜十二沉之節雖冬夏

雲陰月黑無所差矣

桂苑叢談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